向往风景

带本书去稻城

□徐子鸣

去川西甘孜藏地的稻城，我心心念念了四五年，这次下定决心终于出发了。临行前，还是将《稻城——香格里拉精神史》塞进了行囊，就是阅读了这本厚达400页的图书，才勾起了我前往稻城的强烈欲望。

早上7时多登上K422次列车，到达成都已是第二天傍晚6时许。在高铁和动车渐成主流的铁路上，快车其实如同慢车，几乎整整开了两天一夜。不过我挺享受这种“慢速度”的，摇摇晃晃地躺在硬卧车厢的上铺，慢悠悠地重读《稻城——香格里拉精神史》，颇有一种惬意的感觉。书的扉页上醒目地印着一句话：“谨以此书献给约瑟夫·洛克发现稻城香格里拉80周年”。上世纪20年代，正是这位美国探险家、夏威夷大学植物学教授，深入到位于滇、川、藏交界处的横断山脉，于1928年至1931年在《美国国家地理》杂志上，连续刊登了关于稻城（亚丁）一带的山形地貌和人文风光，这处被崇山峻岭层层包围的神秘地方，从此袒露在世人目光的注视下。不久英国人詹姆斯·希尔顿以洛克的介绍文字和图片为素材，创作出小说《消失的地平线》，描绘了一个东方古国的世外桃源、一片充满梦幻的人间乐土，并发明了一个崭新的名词——香格里拉，成为西方伊甸园、理想国、乌托邦的一个代名词。这部小说1937年由美国好莱坞拍成电影后，更是风靡全球，在欧美掀起了一股寻找香格里拉的热潮，稻城由此也被称为“最后的香格里拉”。

在成都住了一宿，第二天就换乘旅行社的大巴，一路翻山越岭，攀爬了夹金山、剪子弯山、卡子拉山、海子山等数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。在浑身筋骨震散、屁股坐得发麻之后，终于抵达了稻城县城金珠镇。遥想当年洛克只是凭借着马匹、骡子等原始交通工具，在荒山野岭中披荆斩棘地探险寻访，其旅途之艰辛可想而知。不到半小时就走完了整个稻城的县城，我很有点失落和幻灭之感。城区正在现代化改造之中，有一半的地方几如工地，满街尘土飞扬，已没了原始古朴的味道。据说这里最大的看点，是深秋时节的万亩青杨林，呈现一派金黄明艳的色彩，可眼下才5月底，一排排挺拔的青杨树，只是在微风中摇曳着翠绿的叶片。不过一条“热烈祝贺亚丁正式成为世界人与生物保护区网络成员”的横幅，倒是提醒了我，稻城仅是个中转站，真正的目的地是稻城的核心风景区——亚丁自然保护区，怪不得人们总是将稻城与亚丁联在一起。

亚丁，藏语的意思是向阳之地，距稻城县城还有72公里，位于稻城县的日瓦乡，现改称为香格里拉镇了。据记载，洛克1928年从木里方向看到三座雪山高耸入云，向当地人询问它们的名称，有人告诉他一句藏语“念青贡嘎日松贡布”，意为“三座护法大雪山之圣地”，在藏传佛教中称作“三怙主雪山”：海拔6032米的北峰“仙乃日”，意为观世音菩萨，象征仁慈；海拔5958米的南峰“央迈勇”，意为文殊菩萨，象征智慧；海拔5958米的东峰“夏诺多吉”，意为金刚手菩萨，象征力量。这三座雪山成“品”字形鼎立，平均直线距离不超过7公里，成为亚丁的主要景观，同时又融森林、海子、冰川、草场、溪流于一体，被誉为“香格里拉之魂”，驴友中也因此流传着“北有九寨黄龙，南有贡嘎亚丁”的说法。

我们大清早起来，天空蓝莹莹的没有一丝云彩。从香格里拉镇乘观光车到亚丁景区，还有37公里的山路要盘旋。也不知车子转到第几道弯，像是为了满足众多游客急切的心情，一座雪山在朝阳的映照下，闪着银光扑面而来。车上的导游告诉说，这就是“仙乃日”神山，是稻城的第一高峰。远望过去，山形巍峨壮丽，如一位身体略微后倾的大佛，傲然地端坐在莲花座上，在蔚蓝色天空的映衬下，给人一种圣洁高贵的视觉冲击力。许多游客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隔着车窗就“咔嚓咔嚓”地拍摄起来。进入景区，徒步前往洛绒牛场，沿途满目碧树山花幽草和奇山异石峰林，而那如地毯般的草甸，绿茵茵又明朗朗地伸展开来，同周围陡峭的山崖、葱郁的森林和牧民的小屋交相辉映，令人忍不住惊呼起来。两座雪山赫然在目，“央迈勇”状如曼妙少女，冰清玉洁，端庄娴静；“夏诺多吉”则似英俊将军，雄健刚毅，神采奕奕。蓝天、雪山和飘荡的白云，倒映在草甸清澈的溪流中，构成一幅原始而迷离的油画，一切是那么的宁静平和，让人仿佛进入了似真似幻的仙境。

在牛场的木栈道上转了两大圈，手中的相机已拍完了一张8G内存卡，还是久久不忍离去。从牧民那里得知，这里可骑马去五色海和牛奶海，每人300元，但来回得三四个小时，只好遗憾地放弃了。不过回去时，“仙乃日”前的珍珠海是一定要看的。经过冲古寺爬上栈道，虽然距离并不远且路途平坦，但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，爬得我气喘吁吁、大汗淋漓。有付出才会有得到，待我瞧见珍珠海，浑身的疲惫顿消，其如镶嵌在莲花宝座上的一块巨大翡翠，水天一色中透出无限清丽。平静的湖面上倒映着“仙乃日”洁白的山形，俯瞰下去好像走进了雪山的怀抱，而一阵微风吹过，碧波荡漾，水光山色随之摇曳，于朦胧中更添神秘和肃穆的气氛，令我目迷神驰，脑海中忽然回荡起几句歌词：有一个美丽的地方，人们都把它向往，那里四季常青，那里鸟语花香，那里没有痛苦，那里没有忧伤，它的名字叫香巴拉……

搬家记 ①

知青返城住进了老墙门

□兰波

近段时间，我和先生着实有点忙，因我们正在装修新房子。触景生情，看着宽敞明亮的新房子，不由得想起我们从外地回到宁波后的几次搬家。算起来，这次是我家的第七次搬迁，而每一次的搬迁，其中都有着许多或苦或甜的回忆。

我与先生是在黑龙江农场当知青时相识相恋并走到一起的。结婚几年后，也就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，先生由农场商调回甬，我们便带着刚刚三岁的儿子举家从东北搬回了宁波。当时接收我先生的单位明确表态没有房子分配。我们没有住房，只能与婆婆住一起。

婆婆的家是在江北区白沙路上的一个老墙门里。房子看起来古色古香，很不错，从我们新婚第一次随先生来宁波时，我便深深喜欢上了它。那粉墙黛瓦、飞檐漏窗的砖木结构房子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没想到，这江南的老房子竟是这般别致漂亮、有诗意！

那时宁波人的住房都很紧张，像我婆婆家有两间房30几个平方米的，已经算是挺宽裕了。本来，那两个房间只有她和尚未出嫁的小姑两个人住，蛮宽敞的。可当我们一家三口入住后，这两间屋顿时变得逼仄了起来。大间还好，空间尚足，由婆婆和小姑住。另一间通往阳台的9平方米小屋则成了我们三口之家的栖身之地。这间屋除了一张1.35米宽的棕绷床和一只五斗橱，还要留出一条通往阳台的过道，空间的狭小可想而知。那张床本来睡着我们三口人。后来，儿子大了些，奶奶就在她们的大房间里给他加了张单人床，这样我们夫妇睡得才算宽松些。

老墙门砖木结构的房子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夏天特热冬天特冷。盛夏，似火的骄阳透过那薄薄的墙板火辣辣地射进来，即便你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干，汗水也会顺着脸颊滴滴答答地直往下淌，每天都像是洗桑拿。热得我这个初到宁波过夏的东北人焦躁不安，真恨不得能钻进那电冰箱里凉快凉快。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，家家都有条件装空调。那时的人家能有台电风扇吹着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有谁听说过“空调”呢！即便是知道有空调，寻常百姓家也是消费不起的。

而冬天，那瑟瑟的寒风又会无孔不入地从墙板缝隙里钻进来，只觉得冷风习习、无处躲藏。那时宁波的冬天可没有现在这么温暖，记忆中零度以下的气温是常事。早上起来洗漱，毛巾被冻得硬邦邦的，需用热水浸泡才能够复原。那么，晚上钻进了被窝总该暖和了吧？非也，那时还没有电热毯，就靠一只烫水壶来取暖。那烫水壶是暖脚暖不了身，暖身又冷落了脚，也不知过了多久才能用自身的体温把被窝焐热。

如果有外地的客人来，晚上就要打地铺。客人睡床主人睡地铺。

老墙门的房子从外貌上看，确实很美很漂亮，可是墙门里面住着“72家房客”般的密集住户，空间实在是够紧凑的。

如果两个人相遇在通往厨房那狭窄的过道里，彼此就得侧着身相让着走过。而老墙门里面的噪音，也是够水平的！就连谁突然打了个喷嚏，全墙门的人都能听得到。

晚上躺在床上，如果是睡眠不好的人，可就很难入眠了。因晚归的邻人推拉大门那“吱、嘎”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尤为清晰，如在耳畔。也偶有忘了带大门钥匙的，夜归时只好“嘭、嘭、嘭”地敲门并呼叫家人。这下可好，全墙门的人都被惊醒了。若赶上谁家来了电报，送报员吼一嗓子：“某某某，电报！”那么墙门里的人又全被叫醒了！

也常常在香甜的睡梦中，被一缕缕袅袅升起的浓烟给呛醒，那是勤劳早起的邻居家刚刚点燃了煤球炉。

当然，住过老墙门的人肯定对那儿温馨感人的邻里情更加记忆犹新。比如，前面提到的忘带钥匙的夜归人，往往是未等其家人前来，住一楼的邻居早已披着衣服拖着鞋给打开了门。如果谁突然有点事，将孩子托付给邻家，那么大可放心，定会把小家伙照顾得高高兴兴吃饱喝好的。也有当你烧菜时，鱼肉下了锅却发现料酒忘了买，不用急，旁边的邻居自会立马将老酒递到你手里……

而于我，墙门里那浓浓的老底子宁波人的生活气息及那一声声的吴侬软语，则让我倍感烟雨江南的魅力！

总第6305期 配图 徐子鸣
投稿热线：essay@cnnb.com.cn